

山水间慢走的时光

在朦胧中醒来,看了看时间,才五点多。再次躺下后,听着窗外隐约的鸡鸣声,心中满是不舍,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来到了位于贵州黔东南的堂安梯田。梯田旁就是堂安侗寨,这个寨子很小,小到半小时就能来回走几次主街道。可小小的地方,却很有生活的闲情逸趣——这里山泉水流动,身处大多数地方,都能听见泉水琤琮的声音,悦耳动听。有些当地的居民,会在从青石凿成的瓢井处,用盆装一些这里的山泉,然后将瓜果放在里边洗净,在喷涌的泉水旁售卖。寻常的瓜果,在澄澈的水声里,被打磨得越发新鲜明亮。

漫步于街道,还能听见虫鸣与鸡叫的声音。再往一旁的梯田处走去,沿途会看见慵懒的小猫,在水泥地上惬意地睡午觉,或是遇见自在行走于田间的鸡,唱起一个个跃动的音符,亦有更加喧腾的泉水声与之打拍应和。

层层叠叠的梯田,将漫山的绿色铺展开来,灿烂的阳光将这绿变成了层次不同的颜色——光影之间,有的绿得鲜亮,有的则相对暗淡,这使得梯田不是单一的,而是灵动且极富层次感感的,一旁还有青葱树木林立;飘浮着白云的湛蓝天空,在此处变得辽阔却



又似乎触手可及,有时亦有人带着农具在田埂上行走,这一切绘出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画卷。

山下是肇兴侗寨,那里有很多商铺,或是居民摆摊卖东西,当地人和游客来来往往,相对热闹,不过一些地方仍是静谧的——有人在花桥上和鼓楼下甜美地小憩,或是一条小道上,只有奔流的水声。这让我第一次清楚地知晓,原来喧闹与安静可以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

在贵阳还未吃够蛋包洋芋的自己,恰好看到了卖这个美食的小贩,于是马上过去买了一份。摊贩老板是一对年老的夫妇——老妇将土豆在锅中碾

碎,然后推至一旁,再将鸡蛋打开煎炒。老翁则把打包盒和勺子提前备好,将盒子给老妇装好小吃,再递给我,接着继续煎着炭火烤架上的豆腐。看着他们一起颇有默契地做食物的样子,我见到了美好爱情的剪影。在这里还有不少手艺精湛的阿婆,她们一针一线地将宁静的时光,缝进了一个个精美的挂饰,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也能将安详的岁月收藏。

在侗族文化展示中心里,我惊叹于在侗族社区里最受尊重的歌师(他们不仅是热衷于唱歌的人,也是民族文化历史的守护者),抑或是胸有成竹的掌墨师(侗族建筑的总工程师,他们不用图纸,所有建筑的形象和设计都在脑海里),还有大家齐心协力重新修筑在特大洪水中被损毁的花桥以及历史悠久或是焕发当代活力的侗族歌曲等等,我想这都不仅是这里的根,亦是生生不息的魂。

天渐渐亮了,民宿的司机载着我再次走上了曲折的山路,不过这一次,他是去往我的来处。可这儿光阴缓缓行进、质朴与厚重在山水间共生共长的地方,又何尝不是我的来处?山水之间,慢走的时光,留下了太多的回忆。

肖莉梅

书架上的那片麻田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这话,年轻时读只觉得是遥远的训诫。等到自家书房那面顶天立地的书架立起来,我才明白什么叫“不扶”。书房不是花园,花园是用来散步的,脚步可以散漫,目光可以流连,连呼吸都可以时深时浅。但书房不行,那些书脊硬挺着,竖排的文字恰似麻秆一般垂直于地面,不留一丝妥协的弧度。

我没法在此处歪斜着身子,就像一株蓬草没法在麻丛中趴伏着生长。不是不想,是那些笔直的脊背夹着我,让我连松垮的念头都无处安放。书架上一册册典籍密集地排列,硬封与硬封相抵,书脊与书脊紧挨,形成一片沉默而牢固的力场。走进去,它矫正我;站在其间,它托举我。

有一段日子我确实松垮。事业上一个跟头栽下去,书架上的书也跟着遭了殃,翻的全是轻松的,小说带插图才翻得进去,诗集

非要押韵顺口才行。上层那些硬邦邦的典籍落了一层薄灰,我假装没看见。

直到某个失眠的深夜,随手从第二层抽出一本《史记》,翻到项羽本纪,那些句子如同麻秆突然戳到后背。“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七个字硬朗朗的,不绕弯子。我下意识挺了挺腰,把书举高了些,这样,身子正了,呼吸也匀了。

目光移向旁边的《论语》。“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没有任何安慰,连一丝温情都没有,它就是一根笔直的麻秆横在眼前,让我不得不对照自己的歪斜。那一夜我坐得比往常直,目光从游移变得专注,翻书的手指也渐渐有了力度。身子一直起来,那些句子恍若寻到归处,一个字一个字站进了骨头里。所谓“不扶而直”,不是有人来扶我,是那些笔直的东西站在旁边,我就不好意思再倒了。

瞿杨生

草木本心 岁月沉香

老家村口有一棵大榆树,冬天叶子落尽,挺拔的树干稳稳地支撑着它的舞步。春雷乍响,旧枝吐新绿,粗砺的老树皮下钻出嫩。我最喜欢它夏季的叶茂枝繁,经过大雨洗刷后树冠绿意滴翠,老远望去像一把深绿色的遮阳伞,村里人都爱在树下乘凉唠嗑。

如今,搬迁后的村子早已荒芜,养活三代人的老井也已枯竭,玉米地退化成了灌木丛。可那棵大榆树,依然钉在村口,苍老的树皮爬满深深浅浅的裂纹,粗壮的枝干却比从前更加苍劲有力。它不曾刻意讨好谁,也不曾为谁改变生长的方向,只是按着自己的节奏,一圈一圈地添着年轮。

这份不加掩饰的率真,在汪曾祺笔下饶有生命力。他在《人间草木》里说梔子花粗粗大大,极香,被文人们嫌弃花香气粗俗,不够雅致,可梔子花毫不在乎,依旧大开大合地盛放。起先只是硬邦邦的青骨朵,忽然某个早晨,你路过时闻见一股浓香,它已经炸开了,厚墩墩的白花瓣大大咧咧地朝外翻着,香气直往鼻子里钻,仿佛在向世界宣告,我就是要开花,还要香得痛痛快快。

草木有草木的风骨,人亦有人的心境。演员咏梅在第33届金鸡奖论坛上,分享了一件小事。拍完宣传照,工作人员习惯性地修掉她脸上的皱纹、雀斑。她笑着说:“我的图能不能尽量不修?如果非要修的话,能不能别把我的皱纹都给修平了?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咏梅不遮掩、不抗拒,带着岁月的雕刻,坦坦荡荡地老去,这份从容与笃定,远比任何精修后的无瑕脸庞更动人。

草木与人都有自己的节令,不必去裁剪自己的枝叶以迎合旁人的眼光,也无须为岁月留下的痕迹感到惊慌。我们在自己的时间里成长、开花、老去,便不枉这一场生命的修行。

[天津] 李轶

海边

郝兴燕

浪把脚印
一行行
写进沙里
又轻轻擦去
孩子追着退潮跑
贝壳是海
遗落的纽扣
不,是耳朵
在听
远处帆影
正把蓝色一针针
缝进天空
我脱下鞋子
让脚趾成为新的岛屿
与螃蟹交换潮汐的密码
落日熔金时
沙粒开始歌唱
每一颗都是
未寄出的星
而海始终在远处
折叠着
自己的寂静